

昆山乡镇村地名的演变

——以河流地名为主

高贝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6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0日

摘要

昆山地处江南水网地带，自秦置娄县以来已有两千二百余年建置史。其乡镇村地名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既有“浦”“泾”“塘”“浜”等水系通名体系，亦有姓氏地名与雅化地名等多种类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昆山县名沿革的考证，对基层地名的系统分析尚付阙如。本文以昆山市乡镇村地名为对象，构建“地理-人文-发展”三维分析框架：地理维度考察水系通名与地貌命名的空间逻辑，人文维度分析姓氏聚居与制度遗存的命名机制，发展维度揭示雅化演变中的语言策略与心理动因。综合运用文献考证与个案分析法，揭示昆山河流地名命名的内在规律，为江南水乡地名研究提供参照路径。

关键词

昆山，地名命名，乡镇地名，雅化机制

The Evolution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Place Names in Kunshan

—With a Focus on River-Related Names

Beilei G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Kunshan is located in the waterway network region of Jiangnan and has a history of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spanning over 22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Lou County during the Qin Dynasty. Its township and village place names are numerous and typologically diverse, encompassing not

only a system of water feature generics such as pu (creeks), jing (rivulets), tang (ponds), and bang (brooks), but also various other types including surname-based toponyms and refined appellations.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concentrated on verify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Kunshan's county-level name, while systematic analyses of grassroots place names remain conspicuously abs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place names of Kunshan City as its object of study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ography-humanities-development": the geographic dimension examines the spatial logic of water feature generics and landform-based naming;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analyzes the naming mechanisms of surname-based settl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remnants; and the developmental dimension reveals the linguistic strategies and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e evolution of name refinement. By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intrinsic patterns governing the naming of river-related place names in Kunshan, thereby offering a reference pathway for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in the Jiangnan water town region.

Keywords

Kunshan, Place Naming, Township and Village Place Names, Refinement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水网与地貌

昆山地处江南水网地带，属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境内河网密布，地势平坦。《吴中水利全书》记载了大量昆山境内的河流名称，涵盖“泾”“浦”“塘”“浜”“湖”“荡”等多种水道类型。这些名称不仅是水利文献的记录，更以地名形式留存至今，成为昆山基层聚落命名的重要来源。

本章以《吴中水利全书》所载昆山河流名称为基础，结合当代昆山社区、行政村地名，对各类水利地名进行分类统计，按数量从高到低排列，梳理其字义源流、分布特征与命名规律。

1. “泾”类地名

“泾”字的本义是水名，指泾水。《说文解字》释“泾”为“泾水，出安定泾阳开头山，东南入渭”，专指陕西的泾河。然而，《说文解字注》特别指出，在江南地区，“泾”已衍生出新的含义——“今苏州嘉兴沟渎曰某泾、某泾，亦谓其可径通”。《康熙字典》引《庄子·秋水篇》“泾流之大”，注云“泾，通也，谓通流也”。《尔雅》释水曰“直波为径”，释名作“直波曰泾”，云“泾、径也，言如道径也”。这说明“泾”在江南语境中，指笔直通流的小河或沟渠，多呈南北走向，体量不大，是基层水网的基本单元。

“泾”是昆山水利地名中数量最多的类型。根据《吴中水利全书》及当代地名统计，含“泾”的地名约 12 个，具体如下：

所属乡镇	地名	类型
周市镇	康泾湾社区	社区
周市镇	长泾社区	社区
周市镇	珠泾村	行政村
周市镇	小泾村	行政村

续表

周市镇	斜塘村(含“泾”义)	行政村
开发区	茜步泾社区	社区
开发区	陆家泾村	行政村
陆家镇	神童泾社区	社区
陆家镇	神童泾村	行政村
锦溪镇	陆泾村	行政村
千灯镇	新泾村	行政村
千灯镇	施家泾村	行政村

“泾”类地名在昆山数量最多，验证了《说文解字注》“苏州嘉兴沟渚曰某泾”的记载。昆山地处吴语区核心地带，“泾”作为基层沟渚的通名，广泛用于命名村落周边的南北向小河。从命名规律看，“泾”类地名普遍采用“姓氏 + 泾”的结构。例如：陆家泾(开发区)：陆姓聚居地旁的南北向河道；神童泾(陆家镇)：冠以“神童”之名，或与科举文化相关；施家泾(千灯镇)：施姓聚居地旁河道；珠泾(周市镇)：“珠”或指水珠、圆形地貌。

《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昆山有“胡澄泾、凤凰泾、东山泾”等，这些“泾”在明代即为重要水道。当代地名中“泾”的大量保留，说明“泾”作为最小层级的水系通名，与村落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最易转化为聚落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康泾湾”(周市镇)中“泾”与“湾”组合，说明河道弯曲处可形成更具体的微地形命名；“茜步泾”(开发区)中“茜”指红色，此名或与河流颜色、周边植被有关。

2. “浦”类地名

“浦”字从水，甫声。《说文解字》释“浦”为“水濒也”，即水边、河岸。《诗·大雅》“率彼淮浦”，传曰“浦，厓也”，亦是此义。《康熙字典》引《风土记》进一步解释：“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玉篇》释为“水源枝注江海边曰浦”。这说明“浦”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河流入海处，二是指从主干河道分流出来的支流。《汉语大词典》归纳“浦”的六种含义，其中与昆山水系相关的主要是：① 水边、河岸；② 小水汇入大水处；③ 注入大河的川流；④ 港汊、可泊船的水湾。

“浦”是昆山第二常见的水利通名。根据统计，含“浦”的地名约 8 个，具体如下：

所属乡镇	地名	类型
张浦镇	张浦社区	社区
张浦镇	大市社区(由“大市浦”得名)	社区
千灯镇	石浦社区	社区
千灯镇	石浦村	行政村
千灯镇	支浦村	行政村
千灯镇	余项村(原名“余浦村”)	行政村
开发区	章基社区(由“章基浦”得名)	社区
玉山镇	盆渚村社区	社区

《吴中水利全书》记载了大量以“浦”命名的河道：夏驾浦、千墩浦、祥五浦、八尺浦、甬子浦、大虞浦、小虞浦、木瓜浦等[1]。这些“浦”在明代即为昆山主要水道。

“浦”类地名同样以“姓氏 + 浦”为主要命名公式。例如：张浦：张姓聚居地旁的河道，现已发展为张浦镇中心；章基浦(章基社区)：章姓家族基业旁的河道；石浦：或指石质河岸、或指卵石河床；支浦：支流汇入主干处的河道。《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昆山之水，皆自阳城湖而来……南通大虞浦、下里浦”^[1]。明代张浦已见记载，“张浦”河道催生了张浦镇的兴起。而“盆渚村”(玉山镇)中的“渚”与“浦”意义相近。《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昆山有“东盆渚、西盆渚、北新渚、黄渚、西黄渚、湓渚、曹渚”等^[1]，“盆渚”亦在其中。这说明“渚”是“浦”的补充，指人工开凿的排水沟渠。

3. “塘”类地名

“塘”字从土，唐声。《说文解字》释“塘”为“堤也”，本义是筑土遏水的堤岸。《广韵》释“塘”为“陂塘”，指人工修筑的水池。《康熙字典》引《吴越春秋》载“丹湖万顷，内有金银塘”，引《钱塘志》“曹华信立防海塘”，说明“塘”可指大型水利工程。庾信《哀江南赋》“跨横塘于江浦”，杜甫诗“鸟影度寒塘”，则说明“塘”亦泛指水池。

“塘”类地名约 5 个，具体如下：

所属乡镇	地名	类型
巴城镇	茅沙塘村	行政村
周市镇	新塘村	行政村
张浦镇	新塘村	行政村
锦溪镇	盛塘村	行政村
开发区	马塘村	行政村

《吴中水利全书》记载了大量“塘”名：至和塘、七浦塘、山塘、甫里塘、马塘、上社塘、杭塘、历塘、西曹塘、西泾塘、东泾塘、许墓塘、顾墓塘、鸡鸣塘、杨林塘等^[1]。昆山“塘”类地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年号命名。“至和塘”是典型代表，原名“昆山塘”，宋至和二年(1055 年)修治后更名，以年号“纪功”。此类地名反映水利工程与朝代纪年的关系。第二类，以姓氏或特征命名。“茅沙塘”(巴城镇)或指河道中茅草与泥沙堆积；“新塘”(周市镇、张浦镇)指新修筑的堤塘；“盛塘”(锦溪镇)或与盛姓相关。《吴中水利全书》记载：“至和塘自郡城东属于昆山，亘七十里，北纳阳城湖，南吐淞江。”^[1]“至和塘”是昆山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今已演变为区域地标。

4. “浜”类地名

“浜”字未被《说文解字》收录，说明其为后世产生的方言字。在吴语中，“浜”指小河道或河汊，体量比“泾”更小，多分布在村落内部，常为断头河或死水浜。“浜”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词汇，体现了吴语区对基层水系的精细划分。在江南地名中，“浜”往往与姓氏组合，表示某姓聚居的小河汊。

“浜”类地名约 6 个，具体如下：

所属乡镇	地名	类型
锦溪镇	阮家浜村	行政村
锦溪镇	周家浜村	行政村
锦溪镇	顾家浜村	行政村
周庄镇	东浜村	行政村
陆家镇	邹家角社区	社区
开发区	盛庄村	行政村

“浜”类地名全部采用“姓氏 + 浜”的结构，且集中于锦溪、周庄等南部水乡：阮家浜(锦溪)：阮姓聚居的小河汊；周家浜(锦溪)：周姓聚居地旁的浜；顾家浜(锦溪)：顾姓聚居地旁的浜；东浜(周庄)：位于村落东侧的浜。

“浜”类地名高度集中于南部水乡，印证了水网密度与地名类型的相关性。锦溪、周庄地处淀山湖、澄湖等湖泊群之间，河汊纵横，小水体密布，“浜”正是对这一地貌特征的精准命名。《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有“筛穀浜、唐家浜、马家浜”等[1]，说明“浜”在明代即已作为昆山的水系通名。当代“浜”类地名的留存，是吴语区基层水文词汇生命力的体现。

5. “湖”“荡”类地名

“湖”字从水，胡声。《说文解字》释“湖”为“大陂也”，即大水池。《周礼·夏官·职方氏》载“扬州，其浸五湖”，说明“湖”早在上古即指大型水域。“荡”(蕩)字从皿，湯声。《说文解字》释“荡”为“涤器也”，本义是洗涤器皿。引申为摇动、推荡，又引申为积水浅滩。《康熙字典》引《广韵》释“荡”为“涤荡，摇动貌”，在江南地名中，“荡”特指水浅多芦苇的湖沼，体量小于“湖”。

“湖”“荡”类地名约 12 个，具体如下：

所属乡镇	地名	类型	对应水体
巴城镇	阳澄湖社区	社区	阳澄湖
巴城镇	巴城湖村	行政村	巴城湖
巴城镇	龙潭湖村	行政村	龙潭湖
巴城镇	环湖社区	社区	泛指
巴城镇	环湖村	行政村	泛指
淀山湖镇	淀山湖社区	社区	淀山湖
淀山湖镇	淀湖社区	社区	淀山湖简称
淀山湖镇	度城村	行政村	度城湖
周市镇	白塘社区	社区	白塘
张浦镇	白米村	行政村	白米荡
周庄镇	蚬江社区	社区	蚬江
锦溪镇	袁甸村	行政村	袁甸荡
锦溪镇	狭港村	行政村	狭港荡

《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昆山湖荡：“淀山湖，南属华亭县，东南属青浦县。度城湖。马泾湖，包湖，巴城湖，雉城湖，鳊鲚湖，阳城湖。双洋荡，白荡，盛荡，傀儡荡，郭荡，三分荡，西洋田荡，萧散荡，黄泥荡，葛家荡，陈墓前荡，陈墓后荡，阮家荡，杨仕荡。” [1]

昆山湖荡类地名呈现两大规律：第一，“湖”“荡”分工明确。“湖”体量大、水域开阔，如阳澄湖(跨昆山、常熟)、淀山湖(跨昆山、青浦)。“荡”体量小、水浅多芦苇，如白米荡、袁甸荡、狭港荡等。《广韵》释“湖”为“江湖广曰湖”，此定义与阳澄湖、淀山湖相符；“荡”含“涤荡”之意，暗示浅水动荡的水域特征。第二，湖荡地名与行政区划关联。《吴中水利全书》载阳城湖“南、北、西属长洲”，淀山湖“南属华亭县，东南属青浦县”。这些湖荡位于县境交界处，其地名反映了古代行政区划与水系管理的复杂关系。《吴中水利全书》载：“湖之东包湖、傀儡荡二水合而为一。东巴城湖，北鳊鲚湖。” [1] “巴城湖”今已演变为“巴城湖村”，即巴城镇名的来源。

6. 其他水利地名

除上述主要类型外，昆山水利地名中还有“漕”“渎”“港”等通名。《说文》释“漕”为“水转谷也”，本义是水路运输。引申为漕运河道。当代地名中，“六和浜”等含“漕”字者较少。《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有“汛漕、洋漕、横漕、南漕、姚黄漕、双漕、马鞭漕、大漕”[1]，这些“漕”多为人工开凿的运粮河道，部分已演变为聚落名称。“渎”指沟渠、排水河。《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昆山有“东盆渎、西盆渎、北新渎、黄渎、西黄渎、湓渎、曹渎”[1]。玉山镇“盆渎村社区”即源于“盆渎”。“港”指河流的分支或岔流，多与主干河道相连。《吴中水利全书》记载有“清水港、白塔港、斜港、东泾桥港”[1]。昆山第四批地名文化遗产名录收录有“急水港、长牵港、陈墓港、青阳港”，“青阳港”即清代新阳县新阳江的今名。

本章对《吴中水利全书》所载及当代昆山社区、行政村中的水利地名进行了系统分类与统计。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昆山水利地名呈现层级分明的通名体系。“泾”数量最多(12+)，对应南北向小型沟渠，是基层水网的基本单元；“浦”次之(8+)，对应主干河道的支流；“浜”集中于南部水乡(6+)，对应村落内部的小河汊；“湖”“荡”(12+)对应大型水域与浅水沼泽。

第二，各类水利地名普遍采用“姓氏 + 通名”的命名公式，如陆家泾、张浦、周家浜、阮家浜等。这一规律与江南宗族聚居的社会结构高度契合，说明地名不仅是水文特征的描述，也是人文历史的载体。

第三，《吴中水利全书》记载的明代河道名称，大量留存于当代昆山地名中。从“张浦”到“张浦镇”，从“巴城湖”到“巴城湖村”，地名将古代水系与当代聚落紧密连接，成为昆山“水乡”身份的文化印证。

2. 姓氏、移民与宗族地名

姓氏地名是昆山另一种普遍的村镇命名方式。“姓氏 + 通名”的结构占据主导地位，反映江南宗族聚居的典型特征。从地名学的视角来看，这类地名构成了典型的“姓氏地名景观”(surname-based toponymic landscape)——即宗族标识以地名为载体镌刻于地理空间，成为移民定居史的物质遗存。孙冬虎指出，姓氏地名是“人口迁移与家族播迁的化石”，其空间分布往往能够还原历史上的移民路线与聚落扩展过程[2]。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东晋南朝在建康(今南京)周边设立大量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移民。昆山地处太湖流域，水网纵横、土地肥沃，成为北方士族的重要迁入地。周振鹤在研究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时指出，永嘉南渡后，北方大族南迁往往以整族为单位，他们“在迁入地仍然保持宗族聚居的形态，并以姓氏作为聚落标识”[3]。

而清嘉庆六年(1801年)嘉荫堂刻本《槎溪陆氏族谱》记载：“始迁祖在安世居汴京，据云，南宋绍兴间尝居岳飞幕府，飞死，遂隐居昆山南翔里，自号槎溪野叟。”[4]这说明陆氏一支在南宋时期迁入昆山地区。陆氏先祖可追溯至三国吴名将陆逊，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更是“玉出昆冈”典故的主人公。据清《葭溪志》载：“葭葭浜一名陆家浜，以(陆)平原后裔居此得名。”陆氏家族南迁至昆山，历经数百年繁衍，形成陆家镇、陆家浜、陆家泾等一系列以“陆”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沿娄江、吴淞江水系分布，构成昆山东部最为密集的姓氏地名带。

两宋时期，江南地区经历了第二次大规模移民高潮。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南宋朝廷在太湖流域推行圩田开发，鼓励北方移民围垦造田。大量移民进入昆山后，以宗族为单位占据圩田，以姓氏命名所居村落，形成“姓 + 圩”“姓 + 浜”“姓 + 泾”的地名格式。

卫氏家族的迁居史即为典型案例。《常昭合志》记载：“早在南宋末年，文节公卫泾上疏乞归，隐居

昆山，后来有部分子孙迁居无锡宛山东麓、钓渚渡桥畔，并创建义庄。”卫氏义庄“有义田 1000 余亩，祭田、义冢田、书塾田 400 多亩”[5]。据《卫氏宗谱》及地方志记载，唐末卫氏由齐地(山东)迁入钱塘，后迁华亭(今上海松江)，至第四代卫闾时“始着籍于苏之昆山”，定居于石浦(今千灯镇石浦村)。卫氏在宋代科考中成就卓著，卫泾为南宋淳熙十一年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卫氏定居之地，遂有“石浦”“卫家塘”等姓氏地名。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姓氏地名的形成机制可以用“语言声望”(linguistic prestige)理论加以解释。姓氏冠于通名之前，不仅是对宗族土地占有的标识，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符号宣告。在传统社会中，以姓氏命名聚落意味着该宗族对特定地域的控制权，地名因此成为权力关系的空间化表达。归有光《三吴水利录》提及徐公浦，《吴中水利全书》载顾浦、严舍泾、胡澄泾等[1]，这些以姓氏命名的河道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规律。

姓氏地名以“姓氏+(家)+通名”为核心结构，通名反映地理特征，姓氏标识宗族归属。“家”字的有无，形成两种变体。无“家”者如张浦(张姓依浦而居)、徐泾(徐姓依泾而居)、顾浦(顾姓聚居)——姓氏直接冠于通名之前，简洁标识领地归属。有“家”者如陆家浜、陆家镇、项家浜等，“家”字的添加明确标识“家族领地”意涵，强化宗族对土地的占有与认同。移民开垦与姓氏地名的关系可概括为：移民宗族→占田定居→以姓命村→成片繁衍。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昆山姓氏地名不是零星分布，而是沿水系呈带状或块状分布——水网提供了可耕可渔的生计资源，宗族则提供了组织围垦的社会单位，姓氏地名正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而当同姓聚落分化时，方位词被叠加于姓氏地名之上，形成南前村、东庄、西庄等区分性命名。而当宗族力量与地方文化深度绑定，名人地名便成为姓氏地名的升华形态——聚落不再仅标识“某姓聚居”，更以先贤之名号承载价值认同。此类命名可分为两种路径。

其一，以名人之名号直接命名。亭林路/亭林园纪念顾炎武(号亭林)，震川路纪念归有光(号震川)，柏庐路纪念朱柏庐(号柏庐)，祖冲之路纪念祖冲之——四者构成昆山城市主干道的纪念性地名系统。其中亭林、震川、柏庐以“号”命名，避直呼其名之讳而彰名士风雅；祖冲之路以本名命名，属近现代命名实践。锦溪三贤街则以群体名人命名，祀汉陆烈、唐陆贽、唐陆龟蒙三位陆氏先贤。清乾隆《三贤祠碑记》称“古称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得其一足以垂型示范”[6]——这一命名将家族历史、地方文脉与儒家价值深度绑定，历代地方官员春秋祭祠，文人墨客题咏不绝。

其二，以名人相关之典故命名。玉山之名借用陆机、陆云“玉出昆冈”之典，以“玉”喻人才，将地理实体升华为文化符号。巴城相传大禹封巴王于此，虽系传说，却将上古记忆空间化，成为地方认同的符号资源。此类命名不直接使用人名，而以典故附会完成文化赋值。华林甫在《中国地名学源流》中将此类现象归纳为“地名附会”——即后人以文化想象重构地名的起源叙事，使其获得超越地理实体的象征意义[7]。

3. 雅化、谐音与寓意——地名演变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地名雅化(refinement of toponyms)是地名演变中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地名在使用过程中从相对朴拙、鄙俗或中性的形态向文雅、吉利或富有文化意涵的方向转变。华林甫指出，中国地名演变的一条重要规律是“避俗趋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回避粗鄙或不吉利的字眼，而选择音义兼美的替代形式[7]。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地名雅化本质上是“语言声望”驱动下的符号替换行为：地名使用者通过改造地名的能指(语音形式)或所指(语义内涵)，提升地名的文化位阶，进而实现地方形象的重塑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昆山地名雅化的实践，为上述理论提供了丰富的个案支撑。以下选取三个代表性案例加以分析。

“牌落→蓬阊/蓬朗”的雅化，是昆山地名雅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经历了“从俗到雅”的完整转变。“明洪武年间(1368~1398)形成集镇，相传有土神牌随瓦浦潮漂搁至今镇地，乡民遂呼为‘牌落镇’。弘治初年(1490)，知县杨子器巡视到此，认为‘牌落’谐音‘败落’，不吉利，乃改作‘蓬阊’，盖取‘蓬莱阊苑’（仙境中神仙居住地）之意。”[8]今称“蓬朗”，则是“蓬阊”的进一步写法简化。这一案例完整展示了雅化的驱动力——当原始地名的谐音触发了“不吉利”的负面联想时，地方官员通过谐音替换的策略，将“牌落”改造为“蓬阊”，使地名意象从“土神牌搁浅”的现实描述跃升为“仙境”的文化想象。

“航头→信义→正仪”的演变则是昆山历史层次最丰富的案例。春秋时，正仪叫“鹿埭”（埭即野的古体字），是吴王夫差养鹿的地方。“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507)，划娄县置信义县，县治就在正仪。因为当时镇上商业繁荣，取商人重信守义之意，故名‘信义’。……南朝梁代建信义县、郡时，正仪叫航头。因为古代物资都走水道，这个小市紧靠娄江，江边多货场和码头，航船货驳都在这儿停泊转运，所以被叫作‘航头’。……隋开皇九年(589)，废信义县、郡，降为镇，镇名信义，隶属昆山县。……1949年春，正仪解放。”这一案例的典型意义在于：同一地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制度变迁而获得不同地名，每个地名都对应着特定的社会形态——“航头”对应水运经济，“信义”对应商业伦理的官方倡导，“正仪”则体现了后世对前代地名的重新诠释。

“千墩→千灯”的雅化历程，是昆山地名“从朴拙到文雅”演变的又一缩影。其第一次雅化发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墩”字朴拙，取音近之“茜”字替换，“茜”本义为红色，寓期盼红火之意。据马一平记载，乡绅“将‘千’字改成了同音的‘茜’字”[8]，可见改名行为本身带有仪式性的祈愿色彩。第二次雅化在1966年：经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茜墩”改为“千灯”。吴语中“墩”与“灯”同音，改名在保留方言读音的前提下，将“土墩”意象升华为“万家灯火”的诗意图景，象征富庶和安康。今日千灯古镇入口廊道悬挂各式彩灯，使地名与景观形成互文——雅化不仅是文字替换，更是地方形象的符号重构。邹景衡在分析这一案例时指出，“千墩”到“千灯”的演变体现了“地名雅化中语音优先于字义”的普遍规律——在吴语区，当某个字因方言音变而产生不雅联想时，人们倾向于选择同音字来替换，而非彻底抛弃原有读音[9]。

几个个案揭示了雅化的核心机制，昆山其他地名的雅化实践亦可归入相似的路径。从语言操作的角度，雅化主要有三种策略。

谐音替换是最常见的手法。吴语方言前后鼻音不分、翘舌平舌不分，为同音替换提供了语音条件。周墅之“墅”与“市”方言音近，改为“周市”后，意象从“乡间别墅”转为“集市”，暗示商业繁荣。菰葭浜之“菰葭”（芦苇）与“陆家”音近，改名“陆家浜”后，既保留了原读音，又将自然植被的描述转换为宗族标识，完成从“自然”到“人文”的语义升级。千墩→千灯的两次雅化同属此列——“墩”与“灯”在吴语中同音，替换后意象从“军事土墩”跃升为“万家灯火”。

寓意附会不改变读音，而是通过附加典故或美好联想赋予地名以文化内涵。玉山本因马鞍山产昆石、石质如玉得名，后附会《千字文》“玉出昆冈”之典，将地方小山与昆仑山建立想象性关联，完成“攀附名山”的文化赋值。马一平称其为“张冠李戴式的巧妙嫁接”。千灯之名同样被赋予“万家灯火象征丰衣足食”的寓意，使地名成为地方愿景的符号载体。

古名恢复是另一种雅化路径。锦溪本名“锦溪”，取“一溪穿镇、灿若锦带”的诗意；南宋陈妃葬此，改名“陈墓”，沿用七百余年。1990年代恢复“锦溪”原名，表面上是“复古”，实则是摆脱“墓”字阴森意象的雅化实践——恢复古名与创制新名，在雅化效果上殊途同归。

从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视角来看，地名雅化是地方社会通过符号操作建构集体认同的动态过程。地名不仅是地理指称的“标签”，更是社会成员共享意义的文化文本。当“千墩”变为“千

灯”，地名所指称的对象并未改变，但地名的“象征意义”却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从“土墩”的朴拙意象变为“灯火”的温馨图景，这一转变满足了地方社会对美好生活的集体想象。正如孙冬虎所言：“地名雅化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反映了一个地区居民的文化品位和价值取向。”[2]

综观上述案例，昆山地名雅化大致呈现“最小改动、最大增益”策略：谐音替换保留读音而升级意象，寓意附会不动文字而赋予新义，古名恢复以“复古”之名行“趋雅”之实。三种策略的共同指向，是华林甫所论“避俗趋雅”的文化心理[7]——地名不仅是地理指称，更是地方社会对美好生活的符号化表达。

4. 结语

昆山地处江南水网地带，其乡镇村地名是地理环境、移民历史与雅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地理、人文、雅化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昆山水利地名、姓氏地名与雅化地名的类型、分布与演变规律。地理维度构成命名的“素材库”——水网格局塑造聚落分布，水系通名形成层级体系；人文维度回答“谁在命名”——宗族以姓氏标识领地，制度变迁以政区名留下印记；发展维度解释“为何如此命名”——雅化心理推动地名从朴拙走向文雅，谐音替换、寓意附会等策略使地名成为地方认同的符号载体。

三个维度并非线性展开，而是共时互动的，其研究对于理解江南区域社会史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凌万顷, 边实. 淳祐玉峰志[M]//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51-1096.
- [2] 孙冬虎. 地名学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 [3] 周振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4] 陆埏, 纂修. 槎溪陆氏族谱: 不分卷[M]. 清嘉庆六年(1801)嘉荫堂刻本.
- [5] 郑钟祥, 张瀛, 修. 庞鸿文, 等, 纂. 光绪常昭合志稿 卷十七[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13.
- [6] 锦溪镇志编纂委员会. 锦溪镇志[M].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3.
- [7] 华林甫. 中国地名学源流[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8] 马一平. 寄托梦想的昆山地名[J]. 江苏地方志, 2017(4): 95-96.
- [9] 邹景衡. 从“千墩”到“千灯”: 一个地名的雅化历程[J]. 江苏地方志, 2015(3): 42-45.